

人间真情

母亲,您的余生我来陪

■李书军

人年龄大了脚底下就没根儿,这不,母亲又摔倒了,造成左手腕骨折,距上次骨折时间三年多一点儿。

三年前,我在离家两公里的一所公办学校教学,母亲不小心摔骨折,医生说她年纪大了,不能手术,只能输液、吃药静养。于是,我的生活里又多了一份忙碌。每天下午放学后,我都要急急忙忙回家,骑着电动三轮车带母亲去镇上输液。

母亲骨折前还能自己做些简单的饭食,这下不行了,我中午必须回家给她做饭。中午一放学,我抓紧时间把学校餐厅的主食、副食,以及校领导陪餐等情况拍照,当时我负责学校每天营养餐的汇报工作,不能有半点儿马虎。拍完照,我就急匆匆回家给母亲做饭。趁饭没熟,我得把照片拼接在一起发送到中心校的工作群里。之后我让母亲吃完饭先把锅碗筷勺放在那里,等我下午放学回来再刷,我必须在下午一点之前赶到学校给学生做课前辅导。

就这样风雨无阻,一个半月过去,终于放暑假了,要是一直那样,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下去。

那年秋天,在接受了失业的现实之后,我便静下心来照顾母亲。母亲已八十二岁,确实需要照顾了,有人专门陪着,可以吃个应时饭。该洗头了,我给她洗洗;头发长了,我给她剪剪;指甲长了,我给她修修。这样的日子和以前工作时相比,少了朝九晚五的忙碌,多了些安稳和踏实。

每逢阴天下雨,母亲没法出去串门儿,我便打开电脑,让母亲看电视剧。她只爱看老版《封神榜》,从第一集看到最后一集,然后再从头看。就这样来回看,今年

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。

大米小米、红枣红薯片,我们的早餐粥经常变换,中午再吃一碗杂面条,这就是我们在农村简单而快乐的生活。没事了我就割几斤鲜肉,剁馅包成饺子,冷冻在冰箱里,这样吃起来方便。母亲说,那年冬天吃的肉比过去一年吃的还多。我无奈地笑了笑,是啊,过去是我太忙了。

母亲总说外面买来的馍不如自己家里蒸的好吃,所以我家一年四季都是自己蒸馍。母亲牙口不好,每次炒菜她吃得都很少,于是我决定包包子给她吃。可惜我不会拧圆包子,只会拧长的,母亲说长的好,可以多包馅子。

冬天说来就来,母亲早上起床也晚了。天冷了,早饭做得早了容易凉,所以母亲啥时候起床我也啥时候起床。我敢说那个冬天是我几十年来过得最舒服的一个冬天,小时候跟着母亲很幸福,没想到长大后跟着母亲也同幸福。

母亲早上起来要喝药,然后在院子里走几圈,正好我做好饭。医生说降压药早起吃效果最好,她一直遵照医嘱。另外她还要吃治胃病的药、骨骼愈合药等,总之,我家一年四季不断药。记得十年前一个学生来我家,看到了我家里药,吃惊地问:“老师,你家是卖药的吗?”因为离镇上远,所以每次去药店不是一包一包的买,而是一兜一兜的买。十多年我一直都是这样做。

我没有能力让母亲住进高楼大厦,也没有能力让她尝遍人间美味,我只有一颗普通人的心。陪伴,是我给母亲最好的报答。

心灵感悟

周口咏赞

■李凤

沙颍津渡又春风,江海通达舟如龙。
商潮澎湃千帆竞,无限新绿泛古城。

二

沃野平湖引千波,巨轮横渡沙颍河。
江海欲来寻根处,中土厚重故事多。

淇河竹竿吟

■孟庆宽

淇水映竿青,风摇翠影婷。
节高凌碧宇,质初立幽汀。
古韵千秋绕,英姿四季铭。
独怜河畔景,心醉意难停。

乡村记忆

夜访田埂

■杨亚爽

回到故乡,快黄昏时,我猛然想起,差不多二十年没在熟悉的田埂上走过夜路了,那只见到灯光吓得缩成一团的小刺猬还在吗,该去看看了。

以前,每年春节回家,我都会去田埂上转一圈,见到的多是草木凋零的景象。数九寒天,各种生灵都在猫冬,没有主人的田埂,只剩下风声。一只野兔突然从身旁的刺苔丛中蹦出,向远处的麦地逃去,把我从回忆中惊醒,脑中沉寂的画面立刻鲜活起来。

有时雪过天晴,河边的杨树上站满麻雀。人在田埂上走几步,麻雀便向前飞几米,无枝可依时,鸟群“轰”的一声飞走。旋即,河那边光秃秃的苦楝树上,沾满了摇摇晃晃的“黑芝麻”。

我从二楼扛下自行车时,母亲诧异地问:这么晚了,要去哪里?我说去看看田野,一会儿就回来。

出了村口,右拐,循着蛙声,来到田头。田间的主干道是水泥路,机动车很少经过,路面保养得不错。月光下,山地车的速度很快,耳边有了呼呼的风声。我想起崔健的《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》,想起李白的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,甚至想起年少时在田埂上炫耀车技时掉进水渠的糗事。

王子猷“雪夜访戴”是一时兴起,对象明确,我在月夜游走于田间,是要拜访一只《诗经》中的小虫,还是一条庄子笔下的鲫鱼?不知道。但我知道,东晋的那场大雪,落在历史的宣纸上,千秋不化。

在一块秧田边,我下车,打开手机上的灯,看到浅水沟里热闹的一幕:小泥鳅紧贴在泥巴上,胡须和尾巴轻轻摆动,随时准备开溜的样子;几条麦穗鱼在水草中躲猫猫;白鲦鱼生性胆小,来回乱窜。小江湖里烟尘四起。

继续边走边看,一条筷子粗的黄鳝正在噬食一只死螃蟹,刚想用手机拍个微距特写,水草颤了颤,它警觉地缩回泥中。另一条更小,像根细铁丝,也是眨眼间就无影无踪。从前的鳝鱼又大又多,竹夹子不碰到,它是不会动的。

也许来得不是时候,倘若到了盛夏,会见到另外一幕:空中有萤火虫,地上有蝈蝈,蒲公英上趴着一只全身绿色的树蛙……想要心跳加速,可以去不远的树林,那里地势不平,如同《水浒传》中强人出没的黄泥岗:草丛中有红色的赤链蛇,祖坟附近有侧眼看人的黄鼠狼,还有体型更大的狼狗直起身子,咄咄逼人……

在异乡的夜晚,耳边常有歌声传来:你问我何时归故里,我也轻声问自己,不是在此时,不知在何时——我想大约在夏季。

人与自然

把关爱送给每一棵树木

■王秀兰

周末公园,夜幕轻拢,灯火璀璨。纵观颍河两岸,绿柳成荫,行人悠然;花木幽香,月洒清辉,好一幅意境优美的画卷!我惬意地享受着公园的静谧,品尝着生活之味……

突然,一个稚嫩的声音响起:“爸爸,这棵树上怎么有两个药瓶?”“这棵树病得厉害,所以需要两瓶药。”一个洪亮的男音回应。“看,这棵树上没有药瓶呢!”孩子又像发现了新大陆,惊喜地说。“这棵树很健康,不需要打针吃药。”年轻的爸爸用孩子能听懂的语言解释。孩子听了开心地地点头,紧接着又跑向前面,找到一棵只挂了一瓶药的柳树,自言自语地说:“这棵树也生病了,还好,它病得并不厉害,只打一瓶药。”我瞬间被孩子的童声稚语柔化了。这个小男孩有四五岁,正满脸关切地看一棵棵绿柳。那纯真的善意和对绿树的关爱,温暖着我的心,也感染着我的情绪,让我不觉脸上满是笑意。

受孩子的启发,我的目光也落到眼前这排高大的柳树上,柳树树干上都挂着一两瓶药。我好奇心大发,借着微弱的灯光走上前,只见药瓶上写着“赤霉素”“乳油”等字样。起初,我也和他们一样以为这些是药瓶,上网查一下才知道,“赤霉素”是植物生长调节液,有生根促芽、保花保果、拉长膨大、缓解药害等功效。我恍然大悟,原来是林业人员的爱心行动啊!他们把关爱送给树木,保护树木健康成长。

思绪飘飞,我想起槐园初建时,许多老槐都输了营养液,当时我还戏称“这树比人还金贵”,所以潜意识里总认为那些树木都是移植来的“贵宾”,为了让它们成活、安家,才给予它们特殊保护,殊不知,其中许多老槐是本地原住民,它们也输着营养液呢。那时护园人员已经对绿色植株伸出关爱之手,所以才有了今日绿树成荫、花红柳绿的沈丘槐园,如今槐园已是沈丘一张亮丽的名片。

近年来,沈丘多方发力,充分利用边角地、废弃



地,打造口袋公园、微景观式公园和湿地公园等,建成大大小小的公园无数,有效地增加了城市绿地面积。沈丘如今已成为一个集休闲、娱乐为一体的花园式宜居城市。在许多新开发的园林、公园里,或者河滩岸边,绿植遍地、鲜花盛开,让人心旷神怡。随处可见“输液”的绿植、“打药”的花木,绿浓红艳,花香四溢,荫庇四野。它们无声地展示着自己的风采,回报着人们的关爱。

“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,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。”如果人人都能把关爱送给每一棵花草树木,一如孩子爸爸把爱护林木的种子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播下,也如孩子那样,把关爱的目光和期盼化成一片善意的绿色海洋,相信“绿水青山带笑颜,金山银山处处现”的美好愿景不远矣!